

問影樓輿地丛书

阿 勒 泰 地 區 考

光緒戊申仿聚
珍版印於京師

總目

黑韃事略一卷

宋彭大雅撰
徐霆疏證

峒谿織志三卷

陸次雲撰

雲緬山水記一卷

李榮陞撰

長河志籍攷十卷

田雯撰

黔記四卷

李宗昉撰

東三省輿圖說一卷

曹廷杰撰

陝西南山谷口考一卷

毛鳳枝撰

緬述一卷

彭崧毓撰

三省山內風土雜記一卷

嚴如煜撰

萬里行程記一卷

祁韻士撰

關中水道記四卷

孫彤撰

水地記一卷

戴震撰

游歷記存一卷

朱書撰

滇海虞衡志十三卷

檀萃撰

東三省韓俄交界道里表一卷

聶士成撰

傳鈔本

黑
韃
事
略

光緒戊申仿聚
珍版印於京師

刻燈本

黑韃事略

宋彭大雅撰 徐霆疏證

黑韃之國

即北單于

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

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曰成吉

思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解其耦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闊端曰闊除曰河西解

立為偽太子讀漢文書其師馬錄事

曰合刺直其相四人曰按尺解

黑韃人有謀而能斷

曰移刺楚材

字晉卿契丹人或稱中書侍郎

曰粘合重山

女真人或稱將軍

共理漢事曰鎮海四

人專理回回國事

霆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為矣粘合重山隨屈朮偽太子南侵次年屈朮死

按只解代之黏合重山復為之助移刺及鎮海自號為中書相公總理國事

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必澈澈者漢語令史也使之

主行文書爾

移刺楚材即野律楚材其湛然居士自稱移刺元史百四十六有傳
粘合重山元史百四十六有傳
鎮海西遊記云姓田也宣使劉仲祿稱為鎮海相公元史百二十有傳

其地出居庸

燕之西北百餘里

則漸高漸闊出沙井

天山縣八十里

則西望平曠無際天間有

達初若崇峻近前則坡阜而已

霆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

如鷲螫無雷

四月八月常雪風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

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亦雪

案此稱官山者蓋卽他日桓州之龍山以前未有此名元史本紀太宗四年四月避暑官山

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草之外咸無焉

其畜牛犬馬羊橐駝胡羊則毛氈而扇尾漢羊則曰骨律橐駝有雙峯者有孤

峯者無有峯

霆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甚大與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

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

卽氈帳

無城壁棟宇遷就永草無常韃王日徙帳以從獵較凡偽官屬

松漠紀聞北羊每羣必置殺邏數頭此云骨律卽殺邏二字

窩裏陀卽幹耳朵

從行日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車上室可坐可臥謂之帳輿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飲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紆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僞扈衛及僞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故名柱以金製故名凡僞嬪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年遷

寔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其掣卽是草地大氈帳上下用氈爲衣中間用柳編爲窓眼透明用千餘索拽住闕與柱皆以金裏故名可容數百人韃主所坐胡床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次第而坐如枸欄然

穹廬有二樣燕京之製用柳木爲骨止如南方罽罃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

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氈爲衣馬上可載草地之製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氈挽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黃鼠曰頑羊其脊骨可爲杓曰黃羊其背

黃尾如扇大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源之魚地冷可致牧而庖者以羊爲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

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鬻而先食然後食人

霆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

其飲食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到甲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訖酌而飲乙乙又未飲而飲丁如丙禮乙纔飲訖酌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飲丙丁謂之換醖本以防毒後習以爲常其味鹽一而已

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千里入草地曰界里灤其水沃而夜成鹽客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水白于雪其

金史中都路大興府昌平有居庸關國名查刺合攀又撫州柔遠縣有查刺嶺元史太祖紀六年敗金將

定辭於野狐嶺

金史西京路撫州豐利縣
明昌四年以泥濼置有蓋
里泊即此略所云界里濼
者也元史張德輝邊墩紀
行昌州居民百家中有麻
舍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
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昌
州之北沙陀盡鹹鹵也

故姑蒙古冠名也蒙韃備
錄作顧姑元丘處機西遊
記作故故明葉子奇草木
子作姑姑皆此物也又輟
耕錄二十二卷云承旨阿
目茄八刺死帶罟罟娘子
十有五人

于牙其底平如斗故名斗鹽蓋鹽之精英者愈北其地多鹹其草宜焉

其爨草炭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油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為坑
插木以為表維以毳索繫以氈羽猶漢兔冑之智綿亘一二百里間風飈羽飛
則獸皆驚駭而不散奔逸然後蹙圍攫擊焉

靈見行下韃戶取毛索及氈亦頗以為苦靈沿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驥
叩之則曰以為索網之用窩裏陀為打獵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
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頂故姑
靈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五尺長柳枝或銀
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
人則用野鷄毛婦女美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氍毹革新以紵絲金綠色用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霰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漢人爲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會着腰間密密打作細摺不記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耳又用紅紫帛撚成線橫在腰謂之腰線蓋馬上腰圍緊束突出采豔好看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借聲譯而通之謂之通事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名有所疑則改之

霰見其自上至下則稱小名卽不會有姓亦無官稱如管文書則曰必澈澈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則曰火魯赤若宰相卽是楚材輩自稱爲中書相公若王楫則自稱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揖左跪以爲拜

霆見其交抱即是厮摟

其位置以中爲尊右次之左爲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

如子曰鼠兒年之類

今用六甲輪流

如曰甲子正月一日或三十日

皆漢人女

真教之若韃之本俗初不理會得只是草青則爲一年新月初生則爲一月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霆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歷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刺楚材自算自印造自

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髭鬚極黑

垂至膝常官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則視月盈虧以爲進止

臚之前下弦之後皆其所忌

見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板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霆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

按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自稱移刺楚材集中有進庚午元歷表此在太祖伐西域時未可謂其自算自印也
輟耕錄野律文正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歷蓋鶻名也

按契丹亡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女真亡於南宋理宗端平元年此略作於嘉熙元年距金亡前後四年耳

柅字似攝之誤蓋傳鈔多省筆作手旁耳字展轉成此或是括字之誤亦未可定要總非柅字

鎮海傳在元史一百二十

元史太宗本紀二年秋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

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則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偽雖無字書自可立此小木卽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則有二十個字母其餘只就偏傍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却又于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爲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其印曰宣命之寶文字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主之無封押以爲之防事無巨細須僞酋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得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邱者之手

霆嘗攷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

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爲
中書令粘合重山爲左丞
相鎮海爲右丞相

若行師用軍等大事只韃主自斷又却與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
呼韃人爲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不決
而去

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人予一決於此
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必占占不再四而已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卜使命去留想是燒琵琶中當
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即鑽龜也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爲之事則曰天教凭地人
所已爲之事則曰天識着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於民無不然

其賦歛差發數馬而乳宰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
供也置蘸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

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

謂借過回回銀買給
往來使臣食過之數

鄉農身絲百兩米則

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漕運銀綱合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敷者不可勝言

靈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孪爲差發蓋韃人分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免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爲各地分蘸中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選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爲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靈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贖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乞兒行亦銀作差發燕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齋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歛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縑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僞太子僞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貨之民而行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貿遷或托夜偷而責償於民

霆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自轉貸與人或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紵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爲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之地却遠遠車望纔有人觸著卽來昏賴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會諸國言語真是了得

其官稱或贊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霆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諸俸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爲何也韃人

宣差見西遊記稱宣差阿
里鮮宣差都元帥賈昌傳
宣差便宜使劉仲祿宣差
阿狗